

“细写《茶经》煮香雪” ——论稼轩茶诗词中的茶文化

孟子月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辛弃疾是两宋词坛的翘楚,后人关注最多的是他豪迈铿锵的爱国词作,容易忽略他反映品茗饮茶等日常生活的闲适作品。他忠而被黜,在带湖、瓢泉隐居十八年,以茶会友,诗词唱和,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文化大盛于宋,饮茶习俗蔚然成风。因此,稼轩的茶诗词,必定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南宋的茶文化和他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稼轩;茶诗词;茶文化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7.09.042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42(2017)09-0042-05

中国自古就是茶的故乡,《尔雅·释木》第十四云:“檟,苦茶。”^[1]茶今作茶,苦茶即茶树,这是最早的关于茶的文字记载。茶的发现和食用,传说始于神农尝百草。中国茶文化史上,历来认为茶兴于唐,大盛于宋。《茶经·六之饮》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2]38}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及湖北、重庆一带,家家户户都在饮茶,可见饮茶之风,在中唐时期,已蔚然成俗,“盛于国朝”之说,绝非虚论。宋代承继唐代饮茶习俗,踵事增华,茶成了每日开门七件事之一,上至皇帝百官、文士僧侣,下至商贩乡绅、黔首百姓,无不饮茶。斗茶、分茶、茶会之风盛行,饮茶成了高雅的艺术享受,两宋都城茶肆林立,茶具纷呈,茶书初兴。茶甚至成了婚姻礼仪的一部分,三茶六礼即是明媒正娶的代名词。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以帝王之尊,亲撰《大观茶论》和茶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宋后期形成了中唐之外中国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茶诗佳作,灿若星辰,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陆游、杨万里等,皆是圣手。茶词更是宋人的首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名篇传世。

辛弃疾身为宋朝文化所化之人,被赵佶称为“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3]7}的饮茶文化,必然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在辛弃疾存世的六百二十多首词和一百四十多首诗中,涉及饮茶的作品有十多篇,可见饮茶也是词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¹⁾(《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稼轩一世之豪,平生以功业自诩,念念不忘抗金复国大业,多次上书朝廷,为恢复大计出谋划策。然而时局弄人,他生活在一个武备积弱,主和派把持朝政,宋金四十年无战事的庸碌无为的时代,“万字平戎策”还不如邻居家植树造林的书更实用。词人壮年被黜,退居带湖、瓢泉达十八年之久,不得不“敛藏其用以事清旷”^{[4]50},酒圣诗豪之外,饮酒、饮茶成了他生活中的最大嗜好。特别在他因病止酒之后,“冻吟应笑,羔儿无分漫煎茶”(《上西平·会稽秋风亭观雪》),饮茶更成了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一、独酌

酒须热闹,茶须静品。酒性热情如火,宾客盈室,觥筹交错间,最能体现中国人酷爱欢聚豪饮的民族品性,一个人独饮,常被冠之以喝闷酒加以嘲谑。茶是淡雅的,是清幽的,品茶时,易静默,易独处。古人认为饮

* 收稿日期:2017-05-02

作者简介:孟子月(1984—),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茶以客少为贵,更以独烹独啜为乐。有分宁茶客之称的黄庭坚,他在《品令·茶词》中,这样描写他饮用龙凤团茶后的心理感悟:“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5]品茗之乐,如灯下晤对万里归来的知音,如梦如幻,一己心境感悟,实不足为外人道也,鲁直把口不能言的审美体验诉诸笔端,正是他高出侪辈的地方。

“绕齿冰霜,满怀芳乳,先生饮罢。”(《水龙吟·题瓢泉》)稼轩下笔描写饮茶之趣,一派芳香四溢。此时他二次被黜,闲居带湖,心情是沉郁的,唯有用古来贤者乐天知命,一瓢自乐的精神来自我调节。从来佳茗似佳人,都说饮茶可以破孤闷,这冰霜芳乳的天地精华,的确给这位山东老兵带来些许慰藉。“疏帘竹簟山茶碗,此是幽人安乐窝。”⁽²⁾(《丁卯七月题鹤鸣亭三首》其一)。稼轩一生怀抱事功之心,“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孙同甫赋壮语以寄》),是他毕生的追求。然而,世事弄人,金人未灭,词人却过起了他一再嘲讽的求田问舍的生活。山居生活是孤寂的,也是清贫的,好在稼轩不以物质生活为念,闲对疏窗,静坐竹簟,大碗喝着山茶,随遇而安,怡然自得,此时佳趣,也难与俗客言矣。红楼梦中,妙玉妙语论品茶,甚为经典:“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6]以这位栳翠庵中的槛外人标准,来衡量稼轩的大碗喝茶,那就不仅是饮驴了。稼轩不拘小节的豪杰性格,在他独酌时,也显露无疑。

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有茶乡之称,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唐朝时就出产婺源茗眉。白居易的《琵琶行》借琵琶女之口,道出了茶商购茶的去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代的浮梁东临今婺源县,是当时的茶叶生产集散地,所产即是婺源茗眉。稼轩两处居所,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都毗邻婺源,气候条件都适合培植茶树,当地居民,至今还有在山坡上种植一片茶树,以供自家饮用的习俗。“青山屋上,古木千章”(《新居上梁文》)、“投老空山,万松手种”(《永遇乐·检校停云新种杉松,戏作》),稼轩热衷园林,植树栽花,抱瓮灌园,乐此不疲,可惜没有留下栽培茶树的记载。稼轩归隐山林后,官方收入来源只余主管宫观的微薄俸禄,生活渐渐需要“更量出入收支”(《西江月·以家事付儿曹,示之》),为此,他在庄园中种植了水稻、莲藕、橘树等经济作物,甚至有学者多方考证他曾创办期思学堂和黄沙书院并亲自授课,以贴补家用。在这种情况下,爱茶的词人在山坡上栽种一片茶树,自采自烹自啜,“疏帘竹簟山茶碗”,也顺理成章。

二、宴客

一盏清茗酬知音,古人云,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以茶待客,以茶示礼,历来是风雅之事,非寻常酒撰佳肴可比。许次疏更是认为:“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言,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2]142}友人纷杂,只易饮酒行令,吆五喝六。浮泛相识,普通的酒肴,足表心意。唯有知己相聚,心意相通,言笑晏晏,脱略形骸,这时才需唤来茶童,篝火点汤,以佐清谈。看来佳茗宴客,必非俗士。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特别强调造园时应别置茶寮:“构一斗室相傍山斋,……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7]带湖、瓢泉两处居所,建筑虽繁,并未见有关茶室的记录,看来词人以茶宴客之所,或稼轩,或雪楼,或秋水观,并无固定场所。

“更看君侯事业,不负平生学。离觞愁怯。送君归后,细写《茶经》煮香雪。”(《六么令·用陆氏事,送玉山令陆德隆侍亲东归吴中》)玉山县令陆德隆侍亲东归吴县故里,稼轩在家中设宴践行。宴席上酒群花队,宾主尽欢,词人更以“不负平生学”勉励陆氏东归后造福一方,在家乡建立功业。然而词人自己却是有乡归不得,这一番“离觞愁怯”,只有用抄写《茶经》和饮茶来平复。看来,沉浸在故人欢接想象中的陆氏,未能深刻体会主人的落寞之情,他归家心切,来不及和主人手把茶盏,畅言世事。“送君归后”,独饮香雪,表面上看,词人是一个人喝茶,但同时,他在和茶交流,在和朋友交流,和李白一样,一个人喝出了三个人的境界。

稼轩仕闽被黜,初归瓢泉,一次请客喝酒,捧出了团龙片凤待客。“冬槽春盎,归来为我,制松醪些。其外芳芬,团龙片凤,煮云膏些。”(《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歌以饮客,声韵甚谐,客为之醺》)龙团、凤饼,是北宋时期福建北苑所造贡茶,上面压制有专用的龙、凤图案,是宋代最上等的茶品。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记载“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3]7}。明朝的许次纾,著有《茶疏》一书,于今古制法一则中提到:“古人制茶,尚龙团凤饼,杂以香药。”^{[2]119}看来这些珍贵的团龙片凤,是稼轩自福建任所带回来的,数量

应该不多,因为在诗词中也只出现几次。所待之客,虽不知其名姓,想来必定是稼轩素心同调的佳友。

三、茶会

文人茶会在宋代非常盛行,宋徽宗的《文会图》,是宋代茶画中的精品,展现的就是十二位文士茶会雅集图,他们或交谈、或举杯、或端坐,潇洒闲适,其乐融融,茶会的地点,是一处宽敞幽静的古典庭院。南宋宫廷画师刘松年所绘的《撵茶图》,生动再现了南宋贵族官宦之家撵茶待客的场景,画中的场所则是趣味盎然的野外。可见中国古人的茶艺精神,融合着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理念。“士人登山临水,必命壶觞。乃茗碗熏炉,置而不问,是徒游于豪举,未托素交也。”^[2]¹⁵¹游山观水,若只知携带酒壶,而不备茶具和熏炉,只能算粗野俗客呼朋引伴,并非文人高士行径。

稼轩在带湖、瓢泉两地,赋闲长达十八年之久。他与寓居或任职上饶的朋友交往频繁,如韩元吉、李正夫、郑汝谐,其中范廓之和杨民瞻还和词人有师生之谊。另外还有几位当地人士,如赵文鼎、徐衡仲、余山甫、晁楚老都常和稼轩往来酬唱。稼轩在词中就记录了他和友人在林间溪头游赏品茗的茶会。“云子饭,水晶瓜。林间携客更烹茶。君归休矣吾忙甚,要看蜂儿趁晚衙。”(《鹧鸪天·自古高人最可嗟》)丽日清风,茂林修竹,鸟鸣啾啾,流水淙淙,青山绿水苍松翠柏的自然景物成了茶会的绝佳背景。好山好水出好茶,茶本来自山川灵气,在大自然中品茶,更能得茶之真至美、至真、至纯的韵味。长日漫漫,携客远足,细心的词人还准备了精美的“云子饭”,新鲜的“水晶瓜”。林间散步,赏景清谈,品茗饮茶,吟诗唱和,至少在此时此刻,稼轩暂时放下了淤积心头的闲愁千斛,偷得浮生半日清雅闲适。“君归休矣吾忙甚,要看蜂儿趁晚衙”,你们有事可先归去,我无事可忙,今日聊看蜜蜂奔波为戏。

“行李溪头,有钓车茶具,曲几团蒲。儿童认得,前度过者篮舆。时时照影,此身、遍满江湖”。(《汉宫春·即事》)蓝舆是一种轻便竹轿,稼轩平日出行,长途骑马,短途常乘坐这种蓝舆。“醉兀篮舆,夜来豪饮太狂些”(《玉蝴蝶·追别杜叔高》),送别友人,未免神伤,词人豪饮太过,大醉不醒,是被人用篮舆抬回家的。不过,这次溪畔茶会,只为钓鱼品茗,以茶代酒,并无醉卧之忧。有人从这首词中看出很多深层的意义,认为稼轩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一次普通的出游,竟如此大费周章。钓车、茶具、曲几、团谱、蓝舆,派头着实不小。细究起来,这些物什,都是寻找家用之物,随手取来,并不需额外花费银钱。“茶瓜不作片时留,又向悠然作胜游”(《和前人韵二首》其二),对于一个酷爱出游的人来说,一套齐全的旅行装备还是不可少的。好茶配好水,古人以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更以什么地方水配什么地方的茶为最佳。南宋是农业社会,环境污染还是个陌生的话题,雨水、溪水、井水皆可直接饮用。苏轼在《东坡志林》就认为雨水与井泉水皆可养生:“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正而食之不辍,可以长生。”^[8]溪头垂钓,溪边汲水烹茶,三两素心好友,长歌相答,纵论世事,稼轩之游,真可谓“托素交也”。

四、禅茶

禅宗在宋代发展到了最高峰,有着显著的文人化倾向,佛门中人多喜与士大夫交往唱和,借诗谈禅。同时,宋代学佛居士数量惊人,很多文人学士耽于禅悦,和佛门弟子交往密切。不管是名僧攀附名士,还是名士追慕名僧,佛印禅师和东坡居士交往的故事,妇孺皆知。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佛家与茶有着不解之缘,禅僧们不但热衷于饮茶,还遍植茶树,采制茶叶。名山产异草,海拔高、温差大、空气湿润又是出好茶的先决条件,自古名山僧占多,寓居名山,酷爱种茶树的僧人,常存有世人无缘一品的上等好茶,有些茶的起源和僧人关系密切,比如绿茶名品大方茶。在宋代,主持请斋、请茶,已成为一种常见的佛门礼仪。禅师们还常借茶谈禅,留下不少发人深省的公案。稼轩诗中,也有和禅师谈禅的记载:“夜禅余机锋,文字入游戏。会有化人来,伽陀开短纸”(《送悟老住明教禅院。悟自庐山避寇,而来寓兴之资福,盖踰年也》)。

《宋诗与禅》的作者认为:“寺院饮茶不只是为了了解渴,它已升华为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饮茶可使人放松宁静,自在喜悦,甚至涤除凡尘杂念,明心见性。”^[9]“自在喜悦”,与世相忘,正是稼轩借以平衡遭馋被贬,功名自误的法宝。“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鹧鸪天·博

山寺作》)求取功名的长安通衢,已无词人的身影,倒是山间的寺庙,屡见稼轩过访,都生了“厌逢迎”之心,寺庙本无思想感情,更无好恶之心,一个拟人的“厌”字,可见词人往来频繁程度,也许是词人内心已厌,多次求道谈禅,依然求不来丝毫的“自在喜悦”。

“春动酒旗风,野店芳醪留客。系马水边幽寺,有梨花如雪。山僧欲看醉魂醒,茗碗泛香白。”(《好事近·春日郊游》)春日郊游,酒旗招客,词人又一次狂歌痛饮,借芳醪一浇胸中块垒,醉意朦胧中,信马来到梨花如雪的水边幽寺,寻桩系马,敲门而入。一可见这条路稼轩曾多次来往,老马也熟谙于心,不用主人勒令,它也能识途。二可知稼轩酒德尚佳,醉魂悠悠,依然有条不紊,水边系好马,再入山门。“闲愁做弄天来大”(《鹧鸪天·三山道中》),词人也深知举杯消愁愁更愁,酒醒之后,天来大的愁怨还在。不如去山寺找僧人品茗谈禅,“茗碗泛香白”以消春愁。偶尔,夜禅忘归,词人也会借住在山寺中,“僧窗夜雨,茶鼎熏炉宜小住。却恨春风,勾引诗来恼杀翁。”(《减字木兰花·宿僧房有作》)名山名寺遇好茶,身在红尘之外,佛门清静之地,有“茶鼎熏炉”相伴,不啻人间洞天福地,无奈,春风催诗,烦恼依然如影随形,看来,稼轩参禅之力,尚不得三昧。

词人偶然也会瞬间顿悟。“颇觉参禅近有功,因空成色色成空。色空静处如何说,且坐清凉境界中。”(《醉书其壁二首》其一)既然色空不二,那么,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也一样不二,果真如此,稼轩才真能“坐清凉境界中”。关照词人廉颇老矣,尚思上马杀贼为国收复失地的一生,可知此诗有相当矫情的成分。稼轩受儒学浸染很深,治国平天下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同许多失意士子一样,半生偃蹇的现实令他内心时刻充满了焦灼感。与僧人交往,饮茶谈禅,都是他用来平息向外追求的躁动,寻求安和适意的人生境界的手段。

五、其它

稼轩精忠大义、磊落轩昂,胆力过人,爱好交友,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与一帮寓居或任职上饶的友人过从甚密外,他与南宋爱国名士朱熹、陆游、陈亮、姜夔、刘过等,都曾诗词唱和,道义情深。其中有两首唱和作品,提到了茗茶。“由来千钟酒,不如七碗茗”(《和郑舜举蔗庵韵》),郑汝谐字舜举,绍兴二十七年进士,淳熙十二年初,知信州,蔗庵为郑氏居所,在上饶城外南屏山上。和诗从蔗庵周围的平池草树、一径松竹写起,用庵中人且酌“七碗茗”来赞扬友人高人忘坐,不贪高趋炎的高洁品性。“待羔儿、酒罢又烹茶,扬州鹤。”(《满江红·和廓之雪·》)廓之即范开,他是稼轩的门人,跟随词人长达八年之久,日从事诗酒间,相得甚欢,词人多次作词相赠。这首和词,以雪起兴,感叹年少光阴易逝,今对琼瑶满地,唯有畅饮羊羔酒驱寒助兴,月野漫漫、酒阑烹茶,可见谈兴之浓,情谊之挚。

稼轩还有几首惜春词,也和茗茶有关。“不待得、酒阑歌散。副能得见茶瓯面,却早安排肠断。”(《杏花天·牡丹昨夜方开遍》)牡丹已谢,春入尾声,熏风袭来,茶靡将开,这个春天,又要过去了。词人病起体倦,疏于歌酒,早早安排人备下香茶,然后,茶瓯刚端来,词人惜春之心又起,伤心肠断。“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老去逢春如病酒,唯有,茶瓯香篆小帘栊。”(《定风波·暮春漫兴》)少年不识愁滋味,插花走马,一醉千钟,然而人老情多,“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念奴娇·用东坡赤壁韵》),再和春相逢,终日怏怏,如醉如痴,唯有香茗一杯在手,于帘栊底下,听人笑语。词人甚至不惜锦袍换新茶:“取次锦袍须贵,爱春醅浮雪。”(《好事近·花月赏心天》),欲借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绿色仙药,强健体魄,涤烦致和。

茶是人间纯洁的象征,它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对稼轩来说,茶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口腹之饮,它还有一片广阔的精神世界。稼轩借茶和文学艺术的联姻,把茶这个普通的自然物升华成一个浪漫、诗意、高雅的意象,更使它成为词人精神境界的象征。林语堂认为:“茶之为物,性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人生的境界。”^[10]默想人生,自乐余年,正是稼轩最为欠缺的,无论是独酌、宴客、还是茶会、禅茶,形式虽异,以茶致和,携茶忘世的目的,是一以贯之的。“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我们知道,终稼轩一生,并未真正做到与世相忘。“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致道留守席上赋》),他时刻保持着蓄势待发的精神状态,一种苟利国家恢复大业,虽粉身碎骨而不辞的凛然气度。因此,身在深山更深处的十八年,对稼轩而言,是孤寂的,是撕裂的,感恩茶的陪伴,它给词人暗淡落寞的乡居下野生活,带来了一抹清香和柔情。满目山河空念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茶更是英雄稼轩落寞下泪时

刻的红巾翠袖,它是知己,更是慰藉,抚慰着词人生生不息却无路请缨的报国之心。稼轩笔下的茶诗词,是南宋灿烂茶文化的一个缩影,更是他多元内心世界的折射。从饮茶这个日常生活角度去微观研究稼轩,综合考量他的思想、情感和创作,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意外收获。

注释:

- (1)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本文所引稼轩词,均见本书,不再标注。
- (2) 辛弃疾撰、邓广铭辑校审定、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本文所引稼轩诗,均见本书,不再标注。

参考文献:

- [1] 管锡华,译注.尔雅[M].北京:中华书局,2014:565.
- [2] 陆羽,等.茶经译注(外三种)[M].宋一明,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3] 赵佶,等.大观茶论(外二种)[M].沈冬梅,李涪,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
- [4] 辛更儒,编.辛弃疾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50.
- [5] 黄庭坚.品令·茶词[M]//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523.
- [6]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4:564.
- [7] 文震亨.长物志[M].李瑞豪,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21.
- [8] 苏轼.东坡志林[M].刘文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9.
- [9] 张培锋.宋诗与禅[M].北京:中华书局,2009:151.
- [10]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越裔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217.

A Study of The Classic of Tea and Boiling Tea —The Tea Culture in JiaXuan's Poems of Tea

MENG Zi-yue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6, China)

Abstract: Xin Qiji is one of the best poet in Song Dynasty. People pay much attention to his generously patriotic poems but easily overlook his works of leisure life, such as drinking tea etc.. He was dismissed from office although he's a devoted man, and lived in seclusion in Daihu and Piaoquan for eighteen years. Making friends over tea and exchanging of poems with them was part of his daily life. Tea culture was very popular in Song Dynasty and drinking tea became quite common. Therefore, to some extent, his poems on tea undoubtedly reflect the tea cultur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his inner world full of variety.

Key words: Jia Xuan; poems of tea; tea culture

(实习编辑:王崛兴 责任校对:金玉)